



木山
編纂

評註老子道德經

上

口七13
1293
1



宋蘇轍元吳徵註
日本木山槐所編

訂第參版

評註老子道德經

版權所有

松山堂藏版

題老子道德經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
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
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
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
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
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
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
相語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

宋蘇轍元其微註
日本木山槐所編

評註老子道德經

版權所有

松山堂藏版

明治二十九年十月二日

大隈信太氏寄贈

題老子道德經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
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
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
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
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
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
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
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為我言其

明仁
號 1999
卷 /

老子道德經 卷之二

序

老子道徳經卷之十一
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云是時也。就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

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后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

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間居無事。凡所爲書。

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爲可_下否也。

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穎川十年之間。于此四

書復多所刪改。以為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為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為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于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題。

論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揚氏為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一。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揚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為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歡。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

為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外。此其意以
為。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議其為
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
無所為。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
人。惟其是所是非。所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
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
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
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
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

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
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
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
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
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
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唯聖人能處于其
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
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

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辨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其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也。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實有。

之事。則於天下亦何事之不可為。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

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蘇轍

吳澄曰臨川文集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

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

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

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誠其有

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誠其有無為之非其無字是

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此段文字在老子道德經卷之十一中，為吳澄對老子「有無」之論之疏證。其言「理在氣中」，指老子本旨而言。又言「元不相離」，指理氣之不可分離而言。此段文字在老子道德經卷之十一中，為吳澄對老子「有無」之論之疏證。其言「理在氣中」，指老子本旨而言。又言「元不相離」，指理氣之不可分離而言。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姓李氏名耳字聃諡伯陽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

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

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

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

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

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

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

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謝逸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

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於火。動轉歸於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

纂評註老子道德經卷上

宋眉山蘇轍子由解

日本東京木山鳩吉編

道經

元臨川吳澄云。上篇之首句曰。道可道。故以道字名篇。尊之而曰。道。

○唐陸德明音義。道。生天地之先。德。道之用也。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不可道。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

禮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

焦弱侯云母者言物自此生也又云微即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微也者德之歸列子死也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

之能常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名。而況可如此。其可道者。不同。不可常矣。圓無名。天地之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微。而不知其妙。則精而不變矣。○吳留于妙。而不於微。則知其妙。則變矣。○吳云。常無欲。謂聖人之性。寂然而靜者。此道之全體所在也。常有欲。謂聖人之情。感物而動者。此德之。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大用所行也。

之玄。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猶有玄則至矣。然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吳云。此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張子曰。由太虛。有天地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老子曰。以太虛為天地之所由。所以為天地者。而謂之道。以氣化為萬物之所。得。以天地者。而謂之道。以氣化為萬物之所。得。指形而下之氣者。而言。莊子所謂無有也。無所謂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為用。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天下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真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于我者，皆非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于我者，皆非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吳云：物之有無，事之難易，形之長短，勢之高下，音之闢翕，聲之清濁，位之前後，音聲，但指言其實，而不言其所以。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為無為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

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萬物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即無為，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吳云：作謂物將生，春時也，生謂物既生，夏時也，為謂物將成，秋時也，成謂物既成，冬時也，居謂處其功也，自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聖人居于貧之憂，居于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吳云：弗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長久而不去。又云：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為，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為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

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有與對若有為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為美為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乎此章之意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

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尚賢則民恥于不若

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

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則感矣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後舉而廢之

魏王弼云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

也又云知者謂知為也

之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其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効于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街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吳云四其字皆指民言虛其心謂使民不知利之可貴而無盜心也實其腹謂民雖不貪利然聖人常使陰使之足食而充實未嘗不資夫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不以下三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為無為則無不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治因三者之自然而尚不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道冲章第四

考異冲日本作盪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夫
 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
 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
 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
 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吳云冲字本
 作盪。器之虛也。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
 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盈則非
 道。淵深不可測也。似
 者。亦不敢必之辭。似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人莫不有道也。而
 聖人能全之。挫其
 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
 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
 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
 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

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
 識。故曰似或存耳。○吳云夫銳者必鈍。光
 者必暗。猶盈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
 挫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
 也。其銳其光。二其字屬物。己。吾不知誰之子。
 其紛其塵。二其字屬物。己。吾不知誰之子。
 象帝之先。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
 先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吳
 云象帝。天也。帝言天之主宰也。天先乎萬
 物。而道又在天之先。則天亦由
 道而生。無有在道之先者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
 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

按天地任自然。無
 為無造。任萬物之
 生成。治理乃無心
 於萬物。故不仁也。
 聖人無心於愛民

而任其自作自息
仁者必造玄施化
有恩有為造立施
化則物失其真
王云素籥之中空
洞無情無為故虛
而不得窮屈動而
不可竭盡也天地
之中蕩然任自然
故不可得而窮猶
素籥也
焦云素籥外之積
所以受籥也籥者
內之管所以鼓索
也
王云數其言不理
必窮之數也理數
也

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為狗設之于祭
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
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
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
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天地之間其猶索
未仁之而仁亦大矣
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排之有索與籥
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
然素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
而愈出耳萬物化之始至于天地之間其
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
矣○吳云素籥冶鑄所用噓風熾火之器
也索象太虛包含周徧之體籥象元氣網
緼流行
之用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
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
數窮不如守中不窮也

顧云勢數也

薛君米云老子書
大抵用韻牝讀為
姚以叶上句
揚升庵云牝字從
匕元有七音也
揚復所云虛而能
受受而不有微妙
莫測曰神牝能生
物所謂母也牝而
曰玄見其生不見
其所以生也
王云谷神谷中央
無谷也無形無影
無逆無違處卑不
動守靜不衰谷以
之成而不見其形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也
神則虛而無形也
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
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
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玄牝之門是謂天
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
之而不勞矣○吳云若猶云而也存謂神
之存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
則有損
而日耗

天長地久章第七

此至物也。處算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々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休。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々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天長地久。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以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于眾人之表。故能先得能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章第八

王云。道無水有。故曰幾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

所惡。故幾于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

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

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

水亦然。然而既已麗于形。則于道有間矣。

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居善地。心善

也。故曰。上善。未若此者。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益不先。節善時也。○吳云。與之善。必親仁。與謂

衛營者所以居士卒也神棲於目目有所
 見則神馳於外閉目藏視黑闇為玄雖玄
 之中猶有所覽是猶有疵也玄中所專氣
 覽亦併滌除妄見盡滅然後無疵
致柔能嬰兒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
 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
 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
 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
 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
 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
 專氣致柔如滌除玄覽能無疵聖人外不
 嬰兒極矣
 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
 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觀
 淨穢而無愛民治國能無為既以治身又
 所瑕疵矣
 入雖至於治國愛民一以無心遇之苟其
 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

王云雌應而不倡
因而為

吳婦并以天門為
 鼻孔以開闔為鼻
 息呼吸有出入
 氣分於外未能專
 一於內雖有息而
 調帖純熟氣不粗
 猛所謂為雌也
 為雌知下諸本有
 乎字

也之天門開闔能無雌天門者治亂廢興所
 出也既以身任天
 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眾人貴得而患失
 則先是以微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
 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
 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
 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
 之矣故所謂能無雌者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於臨變莫不有以治國至
 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夫心
 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之心也夫心
 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自始也今夫鏡
 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
 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又安得知應物者
 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王云有德無主非
玄如何
為歸有光云道所
施為不恃望其報
也長道長養萬物
不宰割以為器用

是謂玄德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
有之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
之知也故曰玄德○吳云生之者雖有所
生而實無心於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
有所為而無心於
為之故曰不恃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
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
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
用竭智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
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
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
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

矣○吳云輻輪之輻也轂輪之心也埏和
土也埴土之粘膩者為器謂以水和粘膩
之土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
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室人所寢處

五色章第十二

陸德明云五色青
赤白黑黃也五音
宮商角徵羽也五
味酸鹹甜辛苦也
王云為腹者以物
養已為目者以物
役已故聖人不為
目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
有性而未物也至矣及目綠五色其
耳綠五聲口綠五味奪于所綠而忘其本
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
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
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
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

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皆失其正，而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曰：必先去視，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古之達人，驚寵如

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何

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

寵辱若驚。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

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

焦云：貴大患若身，倒而言之。古語類如此。考異：寵為下，碧虛作寵為上，辱為下。若，是謂寵辱若驚。林本無此六字。顧云：貴重也。

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何謂貴大患若

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

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履大患而不難。于

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難去矣。性

之于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

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玉，凡物莫

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

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

病疾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櫻之

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

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

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吳云：貨財之為大患，則外物之輕視之，而不如吾能為累，或者不知外物之輕視之，而不如吾

身之重、惟恐喪亡其所有、是貴此大故貴
患而身之者也、故曰貴大患若身
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于天下、愛以身為
天下者、乃可託于天下、人之所以驚于權
利、溺于富貴、犯難
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
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
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吳云、寧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唯
如此、乃可以寄託、以天下也、寄猶寄百里
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
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可受、唐虞之禪、彼寵
其辱、以為榮、貴其大患、以為大利者、鄙夫
爾、何可付之、以天下哉、而
揚朱為我之學、原於此、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又云夷平也希希
既也微細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
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
一、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
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
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
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
歸于一、而可耳、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
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
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
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
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
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吳云、微茫則
杳漠、其上不皦、其下不昧、麗于陰陽、故上
無形、其上不皦、其下不昧、麗于陰陽、故上
皦而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
下、而不昧、難以形數推也、○吳云、其上其

王云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

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無物指道而言而繩繩兮不可名復歸于無物不絕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歸于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無前無後可見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無者物之所從生也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而微

可以知古始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而微夫惟不可識故

強為之容與一作豫兮若冬涉川戒而後動

欲為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遠巡如

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儼矜莊貌

也渾黃濁貌敦篤厚貌樸才未成器也猶兮若

畏四鄰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儼

兮其若客無所不敬渙兮若冰之將釋知

嘗有所留也未嘗情也敦兮其若樸人偽己盡曠

兮。其若谷。虛而無所。渾兮其若濁。和其光。
不與物異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
之徐生。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
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
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
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吳云承上
濁之一字而設問云云又因靜之一字而
設問云云濁者動之時也安者靜之時也
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之則曠者
不盈而盈敦者不器而器渙者不凝而凝
儼者不為主而主猶豫者保此道不欲盈
不為先而先從可知矣夫惟不盈故能弊。
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

又云盈必溢也

陶望齡云至道無
揀擇故云能敝不
新成

不新成。物未有不弊者也夫惟不盈故其
弊不待新成而自去○吳云成謂
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
也新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
盈故能敝缺不為新成章
內七容皆敝缺而不新成

致虛極章第十六

王云凡有起於虛
動起於靜

致虛極守靜篤。致虛不篤則動有未亡也守
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
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
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限于動而況
于他乎不極不篤而萬物竝作吾以觀其
責虛靜之用難也復。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
復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
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知矣○吳云
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

復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萬物皆作于性，還也。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吳云：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而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為物者，歸根。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歸根。曰：靜，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謂復命，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右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后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

于前，必求而后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其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也。此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復命曰：常。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復，于性而后知常。曰：明。不以復性為明，則湛然常存矣。知常曰：明。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也，非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復性，則緣物雖得于一時，知常容。非彼物皆吾敵，吾何而失之遠矣。知常容。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容乃公。無所猶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容乃公。無所則彼我之情盡。公乃王。無所不歸之矣。天下而尚誰私乎。公乃王。將往而歸之矣。天下

又云容無所不包通也公蕩然公平也

王乃天無所以不加之天乃道於道則有極矣
然而雖道亦不道乃久沒身不殆
能復進於此矣
蓋危而將近於死也
殆者

太上章第十七

下知間吳本有宗

太上下知有之
道之而已
道之世相忘於無為民不知有其上謂大
次親之譽之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
名雖美而厚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薄自是始矣
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

不但畏之而故信不足焉有不信吾誠自
又侮之矣
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之猶兮
仁義而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
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自信人
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
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也則民曰遷善
遠罪而不自知矣
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為君上之賜也

大道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
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
仁義智慧出有大偽世不知道之足以統
見矣
加之是民始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
以偽報之矣

袁了凡云此章開
千聖不敢開之口
尼山聞之當亦吐
舌後儒則有一罵
而已

亂有忠信。六親方和，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啣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于江湖。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使聖智不足，以知道，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于是馳騁于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吳云：絕棄帝者，仁義以反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如淳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於帝之仁義，則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絕棄霸者，功利以反於王之聖智，則思慮深遠，政教修明。

亦無有為盜賊者矣。三者仁義聖智巧利也，屬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帝者以皇之治，為文不足，於是降大道一等，而附著於仁義。王者伯者云云，素者未染色之絲也，樸者未剝器之木也，質而已矣。奚以為文，惟其質而不文，是以民雖有身，而似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民雖有身，而似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于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世之貴此三者，以爲不足，故也。是或屬之聖知，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言可達也。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僞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大過。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

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未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園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無憂安用。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一之，則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惟聖人，知萬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

王云歎與俗相反之遠也

刻虎彘皆非其實。昏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如此矣。則萬物竝育。而不相悖。無足怪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荒。兮。其。未。央。哉。不。撓。于。物。者。惟。心。而。已。荒。兮。其。未。央。哉。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吳云。荒。猶。廣。也。央。猶。盡。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人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噐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

遺失也。沌。渾沌之池。無所分別也。

若武英殿及吳本作昏。

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吳云。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微。垢孩。孩。乘。乘。兮。若無所歸。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各人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而。非。愚。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世俗以分別爲智。聖人其中若昏。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忽然不見其津涯。漂然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我且鄙。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于頑鄙。我

諸本無求於二字
王云食母生之本
也人皆棄生民之
本貴末飾之華

太宰德夫云孔甚
也左氏所謂甚威
德也猶云大

獨異于人而貴求食於母。道者萬物之母，
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櫻兒無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之為物惟

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

物。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極其運而

○吳云其字指德而言物者物生以後之形象者物生以前之氣形之可見者成物者成象可見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方無有之未定恍惚

王云至真之極不
可得名無名則是
其名也自古及今
無不由此而成故
曰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也

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
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吳云其
中指道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物至于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自欺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聖人之所以然者以能體

道而不
去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又云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希言自然。然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
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之所謂希言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飄風，伏于上，陰伏于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
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能久也。○吳云：自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故從事于道者，道者，且至食時為終朝，自且至暮時為終朝。
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

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

于失者，失亦樂得之。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志于仁，猶若

此而況于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道矣，則其所謂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

不幸而失，雖失于所為，信不足焉。有不信

然必有得于道德矣。

焉。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于

踰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踰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

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人未有不

又云物尚進則失

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吳云：反謂無有無名，蓋萬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故曰反。故道大，天大地。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吳云：王之下，特加亦字，又特言王居其一，蓋氣之至大者，天形之至大者，地聖人之身，眇然而立乎兩間，以其道同乎天地，故其大亦同乎天地，而不以氣形與身之大小論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

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是聖人終日行，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行欲輕而

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奈何萬乘之主，而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以身輕天下。身則不足以任天下，而輕其

則失臣。躁則失君。輕則與躁無施而可，然君

曰：輕則君知其志于利，故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臣吳本并作根

善行無轍迹。乘理而行。善言無瑕謫。時然。
 故言滿天。善計不籌策。萬物之數畢陳于
 下。無口過。善計不籌策。前不計而知安用
 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
 不可解。雖縱之而不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
 繩而能約。○吳云。策以竹作之。關鍵拒門
 木也。橫曰關。堅曰鍵。繩約竹索也。合之而成
 體。曰繩。用之而束物曰約。善行者以不行
 為行。故無轍迹。善言者以不言為言。故無
 瑕謫。善計者以不計為計。故不用籌策。善
 閉者以不閉為閉。故無關鍵。而其閉自不
 可開。善結者以不結為結。故無繩約。而
 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是以聖人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彼

執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
 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
 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是謂襲明。救入于危難
 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
 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
 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吳云。聖人之救
 人。救物。以不救為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
 為其事。為善也。蓋有所救者。必有其所棄。襲
 者。如以外衣掩蔽其內衣。救人救物之功。
 彰彰而明。天下皆見。救之。不謂之善救矣。
 必使無救之迹。掩蔽其所可見。而眾莫能
 知。故曰。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
 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聖人無心
 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
 非獨吾忘天下。無能使天下忘我。故也。○吳

云要猶云至極也。使不善者之遇善人，雖可以為己之師，而不貴重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為善也。使善者之遇不善人，雖得以為己之資，而不喜好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為不善也。善不善之名俱泯，一概玄同，無可分別。雖有智者亦大迷，而不知其孰為善孰為不善。斯迺妙妙，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

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復歸于朴。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切，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皆將歸之。如水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未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不能見，用也。故曰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眾明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故曰復歸于無極。

王云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故無割也

盡處辱而無恨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于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于朴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聖人既歸于朴復散朴而為器以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聖人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之矣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

又云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

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眾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可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故物

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陰陽相蕩高下相傾大小相使

或之于前或隨于後或响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贏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以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天

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裁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吳云：蓋得失存亡之相禪，如八者之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必衰，衰則亡之，滿也。惟不使其道過，則可以有不衰而亡。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子孫。人之所毒，鬼所疾，未有得免之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之兵

考正今本作故善果而已矣多故矣二字

按已止也

所在民事廢，故田不脩，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者耶。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決也。德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后以兵決之耳。○吳云：兵之善者，果決於一時，以定亂而已，不敢阻兵弗戰以取勝。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勿矜，勿伐，勿驕，以勿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壯之強也。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矣，能無老乎，無死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考異一本無之器二字一本兵下有者字
按君子居以下疑王注誤入于本文此章下無王注又意氣甚夷足見証晁說之云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奕能辨之爾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以之濟難其矣而能常是謂不處。○吳云佳猶云嘉之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翼注王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渾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王云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撲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無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撲之為物憤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撲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糝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吳云撲指道言。道彌滿六合。而斂之一握。故曰小。至尊者道。故人一體。此道者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不敢臣之。自者非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冲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吳云道之功。普遍於天下。譬如天

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撲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賔而道自得也

又云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又云始制謂撲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

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夫亦將知止也又云川谷之以求

地之氣相合而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降為甘露云云

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聖人散朴為器因

而忘朴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譬道之在復于性是以乘萬物而不殆也

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江海水分鍾也

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賔其所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別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

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分別故能自知而後可以及人也

也曰昧為明以弱為強而此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爾內非不強

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

又云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

用其智於己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力於人未若用力於己也明用力於己則物無避焉

改焉考異所者曰邵本有止字王云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

外示弱爾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勝人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

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謂之強也知足者富未嘗不富矣雖有天

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強行者有志不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物爭而自強不息不失其所者久物變無未嘗失死而不亡者壽

則久矣死而不亡者壽死生之變亦大矣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

明惟強則見真守固逮至查滓消融功用純熟思為俱泯神化昭合一住世之時各隨

所在而此心不失始終如一故謂之久厭世之後雖去其宅而此心

常存古今不二故謂之壽

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平乎。

按謂如水之汎濫洋溢道之廣無所不在無所不適。

不名有。未樂大典。作而不居。

考正愛養作衣被。王云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萬物各得其所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

吳云或疑主可間。脫常無名三字。

大道汜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汜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

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世有

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辭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吳云恃賴也。生謂春生之始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無言。前章云萬物作而不辭是也。功成謂冬藏之時宰物之功既成而道不居其功也。衣被如以衣衣之。以被被之。常無欲謂其無心也。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

其大。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天下往。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往而不

害安平泰。有好有惡則有所利害。好惡既盡則其于萬物皆無害矣。故王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吳云民既歸往而聖人以不利利之蓋利之以利則有利亦有利害之云云。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足以止過客哉。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揚起元云小大之指不得已而幻其說蓋欲醒世故也。

老子道德經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然而樂闕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吳云言外物可利者皆不能久唯道之利人以其不利為利故能久也樂者歌吹舞蹈之聲容餌者飲食之味饗燕禮之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

王云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為大以除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之所歛也

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于應病用智如商賈巧于射利○又謂玄歛闔也張開也老子謂反者道之動大故借此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在下文柔勝剛弱勝強六字亦猶前章言善救人善救物而章首先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為譬也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論者以為皆原老子之意固其立言之不能無弊有以啓之而遂謂天下誰敢受老子之與者哉則因其言而并疑其心亦過矣註者又欲諱護而為遁辭蓋胥失之視不可見曰微明者微其明也謂匿其可見者而使不可見猶前章言襲明也人但見其張之強之興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歛之弱之廢之奪之也故曰微明 柔弱勝

剛強。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
 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
 不校，坐待其弊。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
 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
 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不可脫于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之為物，非有爪
 也，方其託于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
 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
 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
 能傷也，又將以前制其後。此亦天下之
 利器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
 惟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
 與衆人共
 之者哉？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所不為，而無
 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
 以無名之朴。聖人以無為而漸至于作，譬如
 嬰兒之長，人偽曰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
 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
 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
 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朴鎮之，庶幾可
 得而止也。○吳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
 云，作者靜之反。無抱朴之迹，故朴全而
 以靜。天下將自定。聖人中無抱朴之念，外
 用大，苟欲朴之心，尚存
 于胷中，則失之遠矣。

